

九二一震災後臺灣各宗教的 救援活動與因應發展*

林美容**、陳淑娟***

摘要

九二一震災發生之後，無論在災區當時的緊急救援以及災後的重建工作上，臺灣的宗教團體皆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而宗教團體投入各種資源以援助九二一震災，對其本身在組織結構與發展方向有什麼樣的改變或影響等，都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議題。

本文一方面探討不同類型的宗教團體對九二一震災的救援方式或內容，發現在緊急救援階段，以煮食、提供救援物資與臨時避難處，及醫療、陪伴、收驚、灑淨等安定身心的工作為主，三類團體都做；在安置階段，主要是組合屋的搭建，以佛教及基督宗教團體參與較多；在重建階段，則以重建學校、寺廟與教會、兒童關顧工作、災民生活重建工作等社區重建工作，及心理輔導、重建生命觀等心靈重建工作為主，這個階段各宗教之救援方式差異較大，基督宗教以照顧弱勢族群為主，佛教以協助災區重建為主，民間寺廟則以慰問及祈福為主。

* 本文是中央研究院「九二一災後重建相關計劃」中「九二一震災臺灣各宗教之救援體系與動員模式研究」計劃之研究成果之一。本文之修訂，感謝兩位匿名的審查者提供卓見。

**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

***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助理

另一方面則探討二年來參與救災的經驗，對各宗教團體之組織發展與社會參與上的調整與變化，發現各宗教團體在組織發展模式、資源擴張以及社會參與的方向上，都有同質化的傾向，可能升高在傳教上的競爭性；而面對巨變，佛教與基督宗教團體，比傳統的民間信仰更具有功能上的適應性。

關鍵詞：九二一、宗教團體、社會救援、組織發展、災難

一、前言

災害（disaster），是指在一個特定時間與地點中所出現的突發事件，該事件使得社會原有的結構出現斷層或破裂，而無法正常運作（Dynes et al. 1990: 340）。發生在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凌晨一點四十七分十二點六秒、芮氏規模七點三的集集大地震，是臺灣本島百年史上最大規模的地震災害。當時它所造成的社會正常運作結構的瓦解情況，至今仍記憶猶新；而後續的重建工作，對於整體社會與災區居民來說，更是一項長期的考驗。在整個救災與重建的過程中，我們從大眾媒體、學界或政府單位的相關震災報導或調查報告都可以看出，當一向由上而下的政府領導結構與官僚系統無法有效因應救災的情況下，作為替代性體系的民間團體如何適時地彌補政府的不足之處，並持續參與災區的重建工作，照顧並撫慰災民的身、心、靈，這其中尤以宗教團體的力量最為顯著。

以捐款為例，在「全國民間災後重建聯盟」出版的《九二一震災捐款監督報告書》顯示，為九二一震災發起募款行動的民間團體共有七類，分別是：傳播媒體、營利事業機構、互惠型非營利團體、社會福利機構、宗教團體、政治團體、其他類等。這些團體的總數為 215 個，迄民國八十九年三月為止，募款總額 148.51 億元；其中宗教團體共有 31 個，募款總額超過 68 億元，約佔募款總額的 46%，是捐款最多的團體（全盟 2000: 23-33）。此一訊息透露出，在

面對臺灣社會此一重大災難時，民眾用捐款來表達關懷時，所選擇的對象較偏向宗教團體；此一價值取舍或許顯示出有某種慈善意識深植人心，而且這種意識是宗教性的，也可能顯示民眾對於宗教團體的信任感。¹

在救災時，由於宗教團體的資源比民間一般志願性團體多，因此其組織動員的規模與幅度相對來說也比較廣大。在救援行動上，幾個有過救災經驗的宗教團體，如慈濟、一貫道等在救援行動上更是迅速有效率。這些宗教團體，如慈濟在希望工程方面，自籌經費獨自認養的學校就有 33 所，所需經費在 55 億元以上；法鼓山因應九二一震災而緊急成立安心服務團，在災區設立安心服務站，長期投入志工，並與張老師機構合作輔導災區居民；長老教會動用其原有事業體系，並結合地方政府與其他社福資源等長期從事醫療、輔導及心靈重建等事工；一些民間廟宇在災後三天內即捐款數千萬元；大批災區民眾紛紛求助於民俗收驚等等。此外，各種宗教教義對於生命的看法及對於苦難的解釋，也幫助了在震災中受創的人們重建其生命觀。

這種現象皆顯示出，在面對社會緊急事件上，臺灣的宗教團體對於協助社會重新恢復秩序及安定人心，有著相當重要的實質作用與影響力。但是在當代社會中，宗教團體作為社會組織的一部分，其發展無法自外於社會結構的運作；因此宗教團體在回應九二一震災此一重大災害時，除了協助社會在結構面與心理面重新恢復秩序之外，在其參與災區的長時期重建過程中，是否會由於與災民的密切互動、與其他團體的合作或分工，以及與政府單位的接觸與協調等等多種多樣的涉入，而影響了宗教團體在各方面的調整與變化呢？對於宗教在現代社會中的發展來說，這是可以進一步探索的問題。

有鑑於此，本文一方面針對臺灣宗教團體在九二一震災中的救援情況做一個全面的探討，一方面了解不同種類的宗教團體在救援方式與重心方面是否有所不同；另一方面則是探討各宗教團體在面對地震災害時，依其宗教理念與組織結構所採取的應變措施；以及在長時期投入救援工作之後，其組織結構、發展方向及社會參與上會有什麼樣的調整與變化，做一個歸納式的整理與研究。

¹ 林美容（1996a）曾提出所謂的「慈濟現象」，說明民間廟宇許許多多慈善會等類似慈濟功德會的普遍成立，並分析其社會經濟與信仰文化的背景。

二、研究方法與研究範圍

除了收集已出版的相關文獻資料之外，我們也透過與各宗教組織內部負責救災工作的主要幹部進行深度訪談方式，以了解其參與救災的整個動員過程、運用資源的策略、各自的宗教理念如何詮釋災害、震災對其組織的影響、及其今後的發展方向等等。根據這些訪談資料，我們把受訪的宗教團體，依其救援災區的過程，區分為緊急救援、安置、重建三個階段。每一階段除了歸納其救援內容之外，也舉其中比較典型或突出的團體作為例子加以說明。由於全臺參與災區救援的宗教團體眾多，無法全數納入本文的探討範圍，我們主要訪問了 16 個宗教團體，受訪單位共有 24 個，大致可分為基督宗教團體、佛教團體與民間寺廟三類（參見表 1），² 分別探討震災是否造成其組織發展與社會參與的變化。

表 1 受訪的宗教團體及單位

類別	宗教團體名稱	受訪單位
基督宗教	天主教臺灣主教團	財團法人天主教博愛基金會 草屯第一家庭支援中心
	臺灣世界展望會	原鄉重建專案組織 南投中心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	九二一社區重建關懷小組 南投關懷站
佛教團體	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花蓮本會 臺中分會 草屯大愛村
	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	九二一國際佛光會救災中心 草屯禪淨中心
	法鼓山	法鼓山 921 安心服務團 南投安心服務站

² 其中，臺中佛法山原屬鸞堂系統的聖德堂，轉向佛寺的發展方向（鄭志明 2000），與雷藏寺、碧山巖寺都可歸類為佛寺，但雷藏寺是真佛宗的寺院，屬新興佛教團體，碧山巖寺是傳統的「巖仔」（林美容 1995a, 1995b, 1996b）。

民間 寺廟	臺北行天宮	財團法人行天宮文教基金會
	北港朝天宮	財團法人朝天宮
	大甲鎮瀾宮	財團法人大甲鎮瀾宮
	彰化南瑤宮	彰化市公所寺廟室*
	臺中佛法山	聖德禪寺
	高雄文化院	高雄文化院
	草屯雷藏寺	真佛宗雷藏寺、華光功德會
	草屯惠德宮	財團法人惠德宮
	草屯陳府將軍廟	陳府將軍廟
	南投碧山巖寺	碧山巖寺

*因為南瑤宮目前由彰化市公所管理，所以到市公所寺廟室進行訪問。

三、不同階段宗教團體對災區的救援概況

依時間與救援重點，宗教團體參與震災的救援可概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緊急救援，大約震災發生之後一個月內，這段時期主要是搶救生者、處理罹難者等事宜；第二階段是安置，約災後三個月內，此時期救援重點主要是組合屋的搭蓋，以提供受災居民一個安身的固定處所；第三階段是重建，約災後四年內，³ 這部分包含社區重建與心靈重建。以下，對於宗教團體參與這三個階段的方式，做一綜合說明。

(一) 緊急救援階段

震災發生之後，很多宗教團體立即動員前往災區，希望在最短時間內讓受災民眾的身心有一個臨時的安頓，並處理罹難者事宜。佛教團體中的慈濟與佛光山，以及基督宗教團體的長老教會與天主教，由於其在災區原就設有分支機

³ 行政院的重建委員會，於民國八十八年（1999）九月二十七日成立（後來在八十九年〔2000〕六月一日，政府又將重建委員會改制，在委員組成方式、功能與任務方面皆作了大幅度的變動）；其內部原先預定設置四年，但是由於還要配合重建的情況，所以目前並沒有確切的設置期限。見「行政院九二一震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網頁 <http://921erc.gov.tw/>。

構，可以立即成為物資集散點，因此在動員速度與物資調度方面，比起只是作為慶典時祭拜、平常祈神及提供休閒社交場所的民間寺廟，來得有系統與效率。另外，世界展望會雖是在震災發生後在北、中、南臨時成立緊急救助站，但由於過去已有國際救災經驗，因此能充份調度人力與物資進行救援。這段時間內，在搶救生者方面，宗教團體參與的工作包括：食物供應、物資供應、提供臨時避難處（搭設帳篷）、安定身心（醫療、收驚與灑淨）。在處理罹難者事宜方面，則有助唸與各種法會等。

1. 搶救生者

（1）煮食

在震災發生之後，災區災民及參與救災的工作人員，三餐紊亂，但是飢餓之餘，還是要有人照顧以得飽食；各宗教團體在災區設點煮食，供應熟食，是對民眾最直接的服務。

慈濟在災區煮食供應受災民眾的情形，媒體有大幅的報導；不過其他如一貫道、中臺山等在煮食方面也非常投入。而在受訪的宗教團體中，如長老教會、世界展望會、佛光山等，也都有在災區設點提供熟食服務；在災區的廟宇如雷藏寺也參與了煮食的工作，南投碧山巖寺則是作飯糰供應其他受災的廟宇。不過，在這過程中，曾有其他宗教團體質疑慈濟為何在災後一星期就撤消煮食的工作；慈濟方面對撤消煮食的解釋，則是「為免各團體人力資源過度集中某些工作，證嚴上人決定從（九月）二十六日起，救災工作從直接的物資援助，轉變為災後心靈輔導和家園重建」（慈濟文化志業中心 1999c: 12）。而慈濟花蓮本會一位受訪者在談到一個慈濟志工身為災民卻仍以救別人為先的例子時，則提及：

……其實他們九二一發生之後就跟□□講，他們說反正家都倒的倒，東西也不可能被人家拿走，所以不管了，先去救人要緊。然後救到二十六號……二十六號吧，煮熟食煮到二十六號，上人才告訴他們，現在很多團體進駐煮熟食，他們才第二階段的開始……去發慰問金的 case，還有那個屍袋用的 case 都 OK 了之後，上人就跟他們一再的講說你們回去當災民，他們怎樣都不肯回去～！真的……就在埔里聯絡處，那天我剛好在……我真的看了好感動哦！

此外，熟食的供應，在當時不但讓受災民眾在動盪環境中有個溫飽的機

會，也打破了宗教團體之間的樊籬，在救災當下形成某種程度的合作與交流，如佛光山一位法師描述她在東勢救災的過程時提到：

我在東勢河濱公園的時候，河濱公園它很大，那時候那裡就有幾個單位在那裡，像中臺山他們的工作就是煮三餐給大家吃，還有一貫道的也在那裡，事實上這動員了很多宗教團體，可是那個時候報紙看到的都是慈濟。……然後他們（媒體）都省掉這一些所有的慈善團體，事實上，一貫道啦，還有像中臺山啦！他們都在那裡煮三餐給大家吃。你如果說宗教團體結合得怎麼樣，那就是像我們吃飯都到那邊去吃。我記得那時候還有佛學院，佛學院有幾百個學生，我們那裡有的法師就帶學生去，佛學院有的還有像你這樣在家居士，他們洗澡都到河裡面去洗的，河濱公園旁邊的河流。如果說結合的話，大家一起共事這樣的工作，「我煮飯給你們吃，你們認真去救災（臺語）。」……中臺山啊！就在那裡煮飯給大家吃，然後我們就出去救災，這樣子。（笑）

（2）物資供應與臨時避難處

在物資救援方面，由於物資的集散、運送與分發需要有足夠的人力來操作，因此宗教團體在這項救援工作上，往往需要有義工方面的資源才能運作順當。佛教團體如佛光山、慈濟，主要是以其在當地分支機構作為臨時指揮與物資集散中心，再分送至各個物資集中點或直接送到災民手中。基督宗教如長老教會與天主教，也是以其在災區的分會為聯絡處，統籌物資發放。世界展望會與一些民間廟宇，如大甲鎮瀾宮、行天宮與朝天宮，則是自組車隊，自行將物資送到災區各個物資發放中心或是民眾手中。一些缺乏義工資源的在地宗教團體，如草屯惠德宮、陳將軍廟，由於缺乏人力，加上自身廟宇也嚴重受創，比較沒有辦法進行物資方面的救援。此外，佛教與基督宗教團體也提供帳篷、貨櫃屋等臨時住所，讓許多剝那間無家可歸的受災戶有個暫時的安歇處。

（3）安定身心：醫療、陪伴、收驚與灑淨

在救災過程中，宗教團體所能提供安定災民身心的做法，除了立即的醫療之外，宗教團體的志工也儘量陪伴災民，這對於遭遇親人罹難與災害驚嚇的災民，實際的陪伴與言語的撫慰，都具有安定身心的作用。

而具有儀式作用的收驚與灑淨，更能讓經歷惶惶災變的民眾獲得心靈的安定。收驚方面，主要是個人從業者與道教團體做得最多。本文提到的宗教團體，在緊急救援階段，曾到災區做收驚服務的只有高雄文化院的院生；佛光山在災後第六天開始出動六位法師與會員數十名，以「雲水佛車」的方式在災區為民

眾消災祈福，約兩個月的時間，⁴ 對民眾來說無疑也有收驚之果效。佛光山救災單位的法師，在接受訪問時便提到：

震災的時候，我剛有提到雲水佛車，雲水佛車到處去灑淨……，佛教其實講消災啦！中國民間講「收驚（臺語）」。那通常完了以後我們還會有一段開示。……灑淨就是一個甘露瓶，然後一個楊柳枝，裡面有水，我們說觀世音菩薩的慈悲原理加持，然後幫他灑，他就會覺得身心很清安，而且他會哭出來。……我們把佛祖請去，一臺車（臺語），小發財車，放一尊佛像。我們就這樣開開開開開，開到那裡，哪裡有空地就這樣停下來，……不過之前有先做點宣傳：幾點的時候「佛祖會來，請大家來參加這個祈會（臺語）」，就會有幾百個人一起過來，然後我們就開始有個「楊枝淨水讚」，就是觀世音的那個，就誦她的名號，然後完後就灑淨，灑淨完後就是……開示，然後送結緣品，送平安……大概儀式是這樣子。

在醫療方面，有醫療體系的宗教團體如慈濟、佛光山、天主教等，都有動員醫療資源至災區服務；而民間廟宇方面，行天宮與朝天宮都有附屬的醫療體系，在緊急救援時期，都有到災區提供醫療服務。比較特別的是，民間寺廟團體中的朝天宮，在震災第三天開始出動醫療巡迴車，並持續進行了三個月；而在這個過程中，朝天宮媽祖醫院的醫療人員卻發現，災民對媽祖神像的需要比醫療還重要：

像九二一大地震之後，我說啦，醫心比醫他們的病好，怎麼說呢？我們媽祖醫院的醫療車第三天就出去，災區的民眾看到兩個媽祖，我們那是媽祖醫院的醫療車。看到兩個媽祖，都圍上來要拜媽祖，其實他們不要來看病的。第二天他們回來，就說很多人要來拜媽祖，我說好，明天把媽祖帶出去，平安符、香包也帶出去，結果大部分來不是要看病，要來拜媽祖，要來拿平安符與香包，我說像這樣沒關係，醫他們的心最重要。……災區的巡迴醫療我們繼續了兩、三個月。

由此可知，除了身體的傷害之外，受災者所受到的驚嚇與心理創傷更需要適當的醫治，而這也是許多宗教團體在重建階段希望能著力的一個重點。

⁴ 見國際佛光會（1999b: 82），以及佛光山「九二一大地震賑災實錄摘要」中「雲水佛車」，<http://yan.blia.org.tw/home-1.htm>。

2. 處理罹難者事宜：安置罹難者與法會

突如其來的大地震，讓許多人逃生不及而葬身在崩場的瓦礫堆裡；在當時，挖尋罹難者的工作，主要是由政府出動軍方人力來進行。不過，在受訪的宗教團體中，包括慈濟的慈誠隊志工與大甲鎮瀾宮的清溪救難隊在內，也曾參與現場搜尋並挖掘罹難者的工作。此外，各宗教團體也協助處理罹難者的安置事宜，包括提供冷凍冰櫃、殯葬用品、設置臨時靈堂、助唸、法事等。

在法會方面，佛教團體的法鼓山與佛光山，在災區各鄉鎮都有特別為九二一罹難者舉行超薦法會；⁵ 寺廟類包括雷藏寺、行天宮、高雄文化院等，也都有專為九二一罹難者舉行的法會；基督宗教團體，如長老教會在集集與水里的教會，則有「頭七」追思禮拜（臺灣基督教長老教會總會 1999）。

死亡本來是民俗中非常忌諱的事，平常大家忌諱看到棺木、看到喪葬隊伍，即使參加親友的喪禮，也有一些相關的防護措施，以免受到死亡之穢氣的侵擾。但是宗教人士卻能以悲憫心參與處理非親非故的罹難者之屍體，到場助念，舉辦超渡法會，這是多麼不容易的事。雖說宗教本來就是牽涉人們生死的課題，但是不同宗教對死亡的看法與態度卻不一樣。佛教入土中土，特別對於祖先超薦與普渡陰靈，發揮較大的作用；因此追悼紀念九二一罹難者的儀式，以佛教的法會居多。罹難者的家屬，看到有那麼多出家人為其罹難親人誦經、助念、超渡，對於減低其悲慟的情緒，應有很大的作用吧！

（二）安置階段

在緊急救援階段的工作告一段落之後，資源比較充裕的幾個宗教團體，接著就進行貨櫃屋或組合屋的搭建，安置需要幫助的受災戶。這些宗教團體，包括佛教的慈濟、佛光山；基督宗教團體的長老教會、世界展望會；以及寺廟類的真佛宗雷藏寺。依這些組合屋的組建方式來看，又可分為集中或分散式的安置，以下簡要說明。

1. 集中式的安置

所謂集中式的安置，是指宗教團體選定災區的幾個地點；該地點有適當的

⁵ 不在本文研究範圍內的香光尼僧團，其所屬的伽耶山基金會也與臺中萬佛寺，在1999年9月25-26日兩天舉辦超渡法會，為2,032位立超薦牌位（釋見暉 2001）。

土地面積，以建立一個一定規模的組合屋社區，集中安置受災戶。在這樣的情況下，同一個組合屋社區的災民，可能是來自於鄰近各村鎮。以這種集中式安置方式來建組合屋社區的宗教團體，包括慈濟、佛光山、世界展望會。慈濟為受災地區所興建的辦公室、住家、教室等 1,881 戶大愛屋中，其中受災戶居住的「大愛村」組合屋社區共有 18 處，一共是 1,741 戶；而慈濟興建這些臨時住屋所動用的十八萬人次人力，全數是慈濟志工。⁶ 佛光山在中寮永平、清水、和平三地，一共興建了四個「佛光村」社區，共計 179 戶。⁷ 此外，世界展望會也以安置原住民地區之災民為主，在苗栗縣泰安鄉，臺中縣東勢鎮、和平鄉、霧峰鄉，南投縣埔里鎮、國姓鄉、仁愛鄉、信義鄉，興建共 717 戶組合屋。⁸

2. 分散式的安置

分散式的安置，是宗教團體針對受災戶原先居住的地理位置，原地或就近覓地搭建組合屋供其居住，使受災戶的生活與就業情況，不至於因搬遷而必須變動或受到太大影響。此種分散式的安置，每一個安置區的戶數都不多。在受訪的宗教團體中，包括長老教會與真佛宗雷藏寺，都是以這種方式來興建組合屋。長老教會以幫助原住民受災戶為主，在災區一共興建了兩百戶分散式的組合屋。而真佛宗雷藏寺，分別在草屯山腳里以及埔里規劃了 12 戶的組合屋。草屯的組合屋是為了照顧當地一些還住在帳篷中的受災戶，由於他們沒有交通工具，無法居住到一些比較偏遠的大型組合屋社區去，因此真佛宗雷藏寺就與當地鎮公所合作，在其原先居住地附近搭建組合屋。埔里的組合屋，則是給當地倒塌的公立幼稚園使用。

(三) 重建階段

幾乎所有參與救災的宗教團體都提到，災區的重建工作需要長時期、有計劃的關心與投入。由於在大部分災難中通常會出現「個人創傷」與「社區或集體創傷」這兩種創傷類型（Erikson 1976; 引自 Myers, n.d.: N. page），⁹ 因此

⁶ 各項數據，請參見慈濟九二一「安身計劃」，
<http://www.tzuchi.net/921report.nsf/PlaceMind?OpenFrameSet>。

⁷ 見佛光山「九二一大地震賑災實錄摘要」中「安置災民」，<http://yan.blia.org.tw/home-1.htm>。

⁸ 見「臺灣世界展望會專案計劃」中「詳細專案內容」。
<http://www2.worldvision.org.tw/Project.asp?AIM=1>，以及《重建原鄉》，第 4 期，2000 年 4 月。

⁹ 見「災難：從發生到復原 心理衛生專業工作人員手冊」電子書第二章（Diane Myers 著，陳錦宏譯）所引 Erikson 針對美國維吉尼亞水患中 Buffalo Creek 研究而提出的兩種創傷類型；

在重建階段，佛教團體、基督宗教團體都投入了社區與心靈兩方面的重建工作，以下援引幾個例子作為說明。

1. 社區重建方面

社區或集體創傷是指「一種對社會生活組織的打擊，不但傷害了人與人之間的聯繫力，也破壞了社區團體的歸屬感」。¹⁰ 因此，所謂社區重建，基本上就是運用各種資源與方法，以協助受災地區重新建構或形塑該社區或團體的凝聚力與歸屬感。

(1) 慈濟的希望工程

九二一震災之後，因震災而全倒的中小學校數目眾多，教育部為結合民間力量與資源，於是開放這些需要重建的學校給民間認養。在民間所認養的 140 所中小學¹¹ 中，慈濟的希望工程援建的災區中小學校共有 50 所，其經費來源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慈濟自籌經費，共有 33 所；第二類是民間捐款，教育部委託慈濟援建，共有 11 所；第三類是教育部編列經費，學校希望慈濟援建，共有 6 所。截至民國九十年（2001）三月三十一日為止，共有 42 校動工，3 校完工。¹² 事實上，慈濟所援助重建的這 50 所學校數目並非一開始就決定，而是隨著時間陸續增加的。慈濟救災工作的兩位負責人員，在受訪時曾就其認養學校的緣由與過程提出說明：

受訪者 A：我記得那時候我們在認養學校的時候，……在災區跑學校，然後，那時候好像挑了二十幾家，我記得那時候教育部開出來的名單有二十七、八家，那……我們是每一間學校都去跑，都去評估，……很多救援團體都開始在看他能夠主力多少，去做希望工程的一個重建。那我們去看，其實我們心裡在想，哇！這麼一大片到底怎麼去選，後來副總就說，我們是不是先把一些小的學校先挑起來（笑）……我們師父就說，「卡大間的給她撿起來啦！（臺語）」（笑）。學生一千多的學校的那個班級數，嗯！有三、四十間教室的那個學校規模，一定要上幾十億的，她（證嚴）說：「卡大間的給她撿起來（臺語）」。那第二個

<http://www.yam.com/921/care/MPH01.htm>。

¹⁰ 見「災難創傷與災後協談」，<http://www.cgmh.com.tw/intr2/c3360/PTSD-prof3.htm>，趙家琛。

¹¹ 見教育部「九二一地震受災國中小已經民間單位認養名單」，<http://www.edu.tw/921/921b/921b2.htm>。

¹² 見 3 月 30 日慈濟基金會希望工程進度表，<http://www.tzuchi.net/HopeProject.nsf/HopeProject?OpenFrameSet>。

是偏遠地區的，就是山上的學校不要選，因為她已經……我在想，她已經洞見未來的一個方向、一個問題了。她說，以後這些山上的學校要慢慢的陸續的往下遷，你看現在的土石流問題。然後她就說要選那個大的，然後……嗯，山上的學校暫時不要選，然後偏遠地區的學校我們選下來。那大家一看（笑），那麼多學校！那麼多錢！可是師父說，「這咱不撿，誰要…誰要建？（臺語）。」那時候……錢從哪裡來？師父說：「沒關係，阮來存存起來（臺語）。」……那第一次發撥是多少？

受訪者 B：二十四間。

受訪者 A：就這樣子一夜之間我們評估完之後回來就把它，第二天就傳真到教育部說我們建這些學校，然後大家都……肩膀都好重哦！（笑）這麼多學校，然後……

受訪者 B：趕快回來，趕快回來募款！（笑）

由於援建學校所需的經費龐大，目前慈濟仍持續透過各種園遊會、義賣活動等方式來募款。

（2）展望會的兒童關顧工作

長期以來從事兒童關顧的臺灣世界展望會，在此次九二一震災中，於民國八十八年十一月成立了一個為期三年的「九二一原鄉重建專案」，¹³ 以幫助災區一般的家庭重建。在這個專案中，有一個災區兒童資助計劃，經費來源主要是以資助人每月捐款兩千元的方式，資助一位災區受助兒童，由展望會的社工人員針對受災家庭的兒童，在生活、學業、營養醫療衛生、住居重建及心靈創傷等方面，提供協助與輔導工作。至民國九十年七月止，約有 7,000 位兒童¹⁴ 接受過展望會此一專案輔助。

（3）天主教與長老教會協助災民生活重建

在協助災區居民生活重建方面，天主教與長老教會皆與南投縣政府合作，以認養社區「家庭支援中心」¹⁵ 的方式，協助當地居民的生活重建。由於長老

¹³ 此一專案，計劃在三年期滿之後將回歸展望會一般的中心，併入展望會的兒童資助計劃。

¹⁴ 數據由「世界展望會九二一原鄉重建專案南投中心」提供。

¹⁵ 南投縣政府依各鄉鎮市受災程度，在南投縣地區成立了 23 個「家庭支援中心」，由政府補助，共有 11 個民間社團團體認養，提供災民各項服務，以落實災民的生活重建（南投縣建設發展基金會

教會認為其自行規劃的社區重建關懷站體系之工作內容，與南投縣政府所規劃的社區家庭支援中心體系的工作內容幾乎一致，因此在其 17 個關懷站中，有 6 個地區（包括南投、集集、魚池、國姓、竹山、仁愛）的關懷站，便以接受縣政府委託的方式，成為該鄉鎮之社區家庭支援中心（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 2000a: 11; 陳幼嫩 2002）。天主教方面，是由天主教聖母聖心修女會認養草屯社區第一家庭支援中心。由於他們的社會服務一向以老人照顧為主，因此在認養草屯社區第一家庭支援中心之後，也把老人的居家照顧服務納為工作重點，由接受社工人員訓練過的義工（家務員）去做社區的家務服務。再者，也透過各種社區活動、成長團體等，來協助地震之後的失依兒童、原住民或需要協助的身心障礙者。此外，他們也協助當地社區組織的發展，期望能透過地方草根性組織的長期運作，讓當地社區能夠自立進行重建。

（4）寺廟與教會重建

在九二一震災的重建過程中，一些宗教團體除了幫助受災戶重建之外，也協助在震災中受損的寺廟與教會的重建。在佛教團體中，佛光山協建安置災區共 11 座寺院，並補助上百間寺院的重建。¹⁶ 基督宗教團體方面，世界展望會是以協助立場來幫助災區教會的重建。天主教會在中部災區受損的教堂有 27 間，除了由天主教博愛基金會撥款作部分的補助之外，主要還是由所屬的教區教友協助重建。¹⁷ 而長老教會受九二一震災影響，需重建的教會共有 25 間，需修建者 31 間；在對災區緊急救援告一段落後，他們便採取「非災區教會團體」認養「受災教會」的方式，以三至四年的時間重建這些受災的教會（江淑文 2000: 91;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 2000a: 72-78）。

2. 心靈重建方面

另一種災難造成的創傷類型是「個人創傷」，它是指「一種心靈上的打擊，這個打擊如此突然且劇烈地破壞了個人的防禦功能，以至於無法以有效的方式

2000: 180, 185)。

¹⁶ 見國際佛光會「九二一大地震賑災實錄摘要」中「寺院道場重建」<http://yan.blia.org.tw/home-1.htm>。協建安置的 11 所寺院，有光量寺、向善寺、百納精舍、南行學苑、大慈禪寺、東方淨苑、佛法山寺、法雲講堂、明善寺、般若學苑、心佛寺。補助重建者，如靈巖山寺、萬佛寺、白毫禪寺、人乘寺等上百間寺院。

¹⁷ 見天主教博愛基金會執行長廖修三〈賑災札記〉。

反應」¹⁸（趙家琛 1999）。因此，心靈重建是協助者運用心理輔導專業以及相關的活動，以協助當事人回復其基本的防禦功能。不過，我們可以看到，在災區提供心靈重建服務的這些宗教團體，與一般心理輔導機構不同之處在於，除了運用或結合心理輔導方面的資源之外，他們也提供一套奠基於其教義上對生命及苦難的解釋；此種結合心理與靈性層面的輔導，是宗教團體獨特的心靈重建方式。當然心靈重建的工作，特別是心靈輔導的工作，在災變之初就是許多宗教團體著力之處，對於因災害而傷殘，或是家人罹難的災民，宗教團體均盡力結合心理輔導與社會工作專業者，進行心靈重建工作。

（1）長老教會與法鼓山的心理輔導工作

在重建階段，長老教會的九二一關懷站和法鼓山的安心服務站，由於考慮到災區民眾的心理創傷需要長期的幫助，便藉由與專業心理輔導機構合作的方式，透過社工人員或心理輔導人員利用訪談與課程或活動，輔導並疏解災區民眾受創的心靈。長老教會方面除了組織內部的神職人員與其神學院體系歷年所培訓出來的社工人員之外，也和勵馨基金會合作，由該基金會支援十幾位社工人員來為災區民眾輔導（臺灣基督長老教會 2000a: 50）。法鼓山方面，由於提倡災後「人心重建」的運動，除了培訓「安心義工」長期在災區進行慰訪之外，更透過和張老師機構合作一個「關懷專案」，在各個安心服務站舉辦教授「助人技巧」的課程，幫助受災民眾學會如何自我療傷，之後更進一步懂得如何幫助他人。

（2）重建生命觀

大地震發生之後，幾個全國性宗教團體之代表人，皆公開發表談話或祈禱文來安慰人心。此外，無論是佛教、基督宗教或寺廟團體，皆各自有其一套信仰觀，以及對生命、對苦難的看法；在民眾因震災創傷需要心靈重建的過程中，協助他們重建生命觀。以下簡要說明不同宗教類型，在其信仰觀念中對於地震災害的詮釋。

（i）佛教：從佛教教義來看災害，有的佛教團體會以業報的觀念來詮釋。不過，以法鼓山聖嚴法師對地震發表的公開談話為例，則會發現他並不引領大眾停留在業報觀念上來看九二一震災，而是賦予苦難以正面、積極的意義：

¹⁸ 同註 9。

在這次震災中，受苦受難的都是菩薩的化身，他們用自己寶貴的生命當做教材，向人們示現這世界由於人心的貪婪、無知，卻帶給人類無窮盡的災難。……這災難是我們共同造的共業，而他們就在這共業中變成了我們的代表。……他們代表我們，奉獻了他們自己，所以我們要感恩這一些罹難的菩薩們，救了我們以及我們的後代。我們對於罹難者的家屬也要致敬、感恩，他們也都是大菩薩，因為他們要承受失去親人的悲傷。……當遇到任何狀況的時候，要向正面去思考，……去面對、承受、處理、並放下所遭遇的困境。佛經說「一切唯心造」，心的方向是往正面去思考，就會得到正確的成果；向負面去思考，就會得到負面的成果。如果有人講：「哎呀！這個是業障啊！這是前生造的業啦！因為他前生造了業，所以他受災難了，這是過去生得到的果報。」這種說法是不慈悲的。（聖嚴法師 1999: 56-59）

聖嚴法師以「所有的罹難者及其家屬都是菩薩」引領社會大眾捕捉生命中苦難背後所可能隱藏的慈悲。這樣的想法，除了使生者得到一種正面的安慰之外，也提醒社會大眾藉此反省、覺醒，改變錯誤的行為與觀念。

（ii）基督宗教：基督宗教團體對震災的看法，以長老教會為例，除了提醒教會團體應反思及解構「天災為天譴」的封建神學教條之外，並從《聖經》〈約伯記〉出發，用約伯面對苦難時所經歷的一連串心路歷程與告白為例，認為應把「為什麼受苦的是我」以及「苦難還有多久」擺在一邊，「在災區內學習做一個熱情的信仰者，關心同胞的處境，一同面對災難。……用謙卑的服務來向災區傳遞上帝的拯救即將到來的好消息」（黃肇新 2000b: 237）。此種信念，對於受災民眾以及對於到災區服務的志工的影響，也可以從受訪的長老教會救災單位負責人的話語中反映出來：

我們不希望只有用錢去關心，……應是人和人去關心，因為很多災民不是你東西送去他就得到幫助，有時候你要陪他們哭啊！要聽他們的一些傾訴，要有耐心去聽，那我們有多少人耐心去聽？……關懷站出去喔，我們用很多時間都會聽他們訴苦，像我們有的義工進去他什麼都不會，但是他會哭，他聽到災民哭，他哭得比他……流眼淚比他更多的時候，所帶給他們的安慰更多。

有位姊妹對災民的幫助很大，因為她很容易就哭了，我聽他們（災民）講時我不會那麼容易會哭，可是這位義工去，他很容易看到對方在哭他也跟著哭，後來反而對方安慰說：「啊你不要哭啦！怎麼也跟著我哭？」結果他們就互相安慰，互相鼓勵。……我們很多義工去，有的是在臺北有很好的事業，他們發現以前錯誤的心態說，「啊……把錢捐出

去就好了」，……那現在他實際行動去參與，參與以後他發現他找到他生命很有意義的地方。我說其實基督教的信仰是……好像是一種逆理，不是……真理。一般真理講的是，給了我會得到，因為我要得到我才要給，但是我們相反哦，因為你給你才能夠得，你去關懷別人，鼓勵別人，其實相對也在鼓勵你自己。你看到你關懷的對象在成長，你本身也得到成長，這是很重要的。

長老教會認為，要提醒教會團體與社會大眾，去體會苦難的意義並幫助受苦的民眾，同時相信「苦難的探究或許無解，但參與、投入在人民的苦難中，就可經驗上帝醫治、安慰和創造的力量，也體會上帝的同在」（曾昌發 2000: 231），因為祂「是與受苦者一同流淚，一同背負重擔的上帝」（曾昌發 2000: 232）。

（iii）民間信仰：民間信仰的立場認為震災雖是一種難逃的劫數，但是由於臺灣民眾有拜神，神明有保佑，才讓災害的損失降到最低。這部分，從朝天宮受訪者的話語就可以反映出來：

這是屬於一種天然災害，……但是這也是個天意啦！天數難逃，既然是天數難逃，我認為臺灣拜神沒有白拜啦！那麼多神佛在保佑。好在這麼大的災害在山區，如果在平原就慘了，那麼大的災難死了兩千多個，其實不多啦！還有一個很特別的現象是，災後沒有發生火災，因為一般地震跟火災是相連的。……你看，舊金山大地震時，我人剛好在舊金山，整個舊金山城到處都在火燒。我們發生在山區，沒有火災耶！所以我說，天數難逃，一種劫數，以宗教信仰來講，它是讓你這些災害減至最低，這是一種奇蹟。

至於民間信仰如何安撫災民受創的心靈？如先前提到，朝天宮在救災當時出動醫療巡迴車時，發現在車上置放媽祖神像有安定災民心情的功能，於是此後凡於重要節日出動醫療巡迴車時，都會在車上置放媽祖神像。劫後餘生的災民看到媽祖，會有一種感謝的心情，那個當下對他們來說，毋寧就像是心靈得到了重生的力量一樣：

今年端午節我去災區訪問，很多老阿婆眼淚都掉下來，我說北港媽祖來慰問你，祂會保佑你一家平安。我把那香包掛了，她很高興，「唉唷！北港媽，這麼庇佑我們（臺語）」，她很高興我們去災區訪問。你看我們花小小的幾萬塊，就可以讓他們心裡有這種感受，這相當好。……

綜合上述，不同類型的宗教團體在九二一震災的救援過程中，其不同階段之救援重點歸納如下：

(一) 在緊急救援階段，參與的宗教團體其援救重點大致上相同，皆希望在最短時間內讓生者身心得到暫時的安頓，並且超渡亡者。

(二) 在安置階段，主要是組合屋的搭建。這方面，佛教與基督教團體皆有參與；民間寺廟團體中，只有雷藏寺把這項工作納入其救援範圍。原因之一是大部分民間寺廟團體在人力與財力方面，皆不及朝企業化經營的宗教團體所募集的資源；另一方面則是民間寺廟團體對九二一震災的救援，主要還是納入其既有的急難救助工作範圍來進行，並未擴充傳統急難救助的概念。

(三) 在重建階段，不同類別的宗教團體有不同的救援方式與地理區隔，大致有以下的分別：

1. 基督宗教團體：長期協助災區的重建（原住民地區），以照顧弱勢族群（原住民、兒童、婦女與老人）為主。
2. 佛教團體：長期協助災區的重建（平地區）。
3. 民間寺廟：點的慰問與祈福（逢年過節的慰問或定期的法會）。

四、震災對各宗教團體因應發展的影響

二年來參與九二一震災的救援工作之後，基督宗教、佛教、民間寺廟三大類的宗教團體，在組織方面有何調整，以及其在社會參與方面是否有所變化？首先，我們從這三類團體援助九二一震災的組織動員情形，來看其組織專業化與資源的運用情況。其次，我們綜合敘述震災後各類宗教團體之資源擴張情形。最後，由於宗教團體的組織擴張有可能影響其發展，我們將援引幾個實例說明這些宗教團體在其自我定位與社會參與方面的調整與變化。

（一）組織方面的變化

1. 組織動員情形之分析

在我們所訪問的基督宗教、佛教與民間寺廟團體中，我們從有無成立專責單位、有無與民間專業心理輔導單位合作、在災區有否長期駐點、有無系統整理其賑災工作報告書、以及人員募集方式等幾個方面，觀察這三類宗教團體在救援九二一震災的組織動員情形（請見表 2）。從表 2，我們可以作出以下幾點之歸納。基本上：

(1) 基督宗教團體與佛教團體，在震災之後大都有成立專責單位來進行九二一震災的救援事宜，民間寺廟團體則否。

(2) 基督宗教團體與佛教團體中，除展望會與天主教之外，大部分都有與民間專業心理輔導機構或專業人員合作的情形，民間寺廟團體則否。此外，基督宗教團體與佛教團體，皆有專業資源（包括組織內部的專業人員、或與民間心理輔導機構合作、或與部分專業人士合作）可以為災區提供醫療、社工或心理輔導等方面的援助，民間寺廟團體則否。

(3) 基督宗教團體與佛教團體協助災區的時間，都延續到重建階段，因此在災區都有長期的駐點，民間寺廟團體則否。

(4) 基督宗教團體與佛教團體都有整理相關的賑災工作報告書，完整記錄其工作內容，民間寺廟團體則否。

2. 資源擴張情形之分析

從前述各宗教團體的組織動員情形，我們可以看出：各類宗教團體在因應社會災害事件時，其組織之調整以及資源的運用方式。此外，為了解震災是否影響各宗教團體的組織發展，我們再從活動、組織、經費與人員等四個方向看其資源有無擴張的情形（請見表3）。基本上：

(1) 在活動擴張方面，基督宗教團體與佛教團體皆按其救援災區的短、中、長期計劃，而有活動擴張的情形，民間寺廟則有將近一半的廟宇（4所：行天宮、朝天宮、鎮瀾宮、雷藏寺）有後續的節日慰問或慰訪的活動，其餘則否。

(2) 在組織擴張方面，基督宗教與佛教團體皆因長期投入災區的重建工作而有組織擴張的情形，民間寺廟團體則否。

(3) 基督宗教與佛教團體在經費方面（對外募款或信眾捐款）有擴張的情形，民間寺廟中，除雷藏寺有經費擴張（國內外的信眾捐款）情形之外，其餘民間寺廟並沒有因九二一而有經費擴張的情形，僅是自行從平常的法會結餘中撥款賑災。

(4) 基督宗教團體與佛教團體皆有人員擴張的情形，民間寺廟中，只有雷藏寺有人員擴張的情形。人員擴張與活動擴張有關，基本上，有活動擴張的宗教團體，也需要人員的擴張以支持活動的進行。

表 2 各宗教團體之動員情形

類別		有無成立專責單位	有無與民間專業心理輔導單位合作	在災區有否長期駐點	有無系統整理其震災執行工作之報告書	人員募集方式
宗教團體名稱						
基督宗教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	臨時編組 九二一重建關懷小組	有	有	有	原有志工 招募並訓練志工 搭配(外部)專業人員來執行
	天主教臺灣主教團	臨時編組 天主教九二一賑災中心	無	有	無	原有志工 招募並訓練志工 搭配(內部)專業人員
	臺灣世界展望會	專責單位 原鄉重建專案組織	無	有	有	原有志工 長期訓練志工 搭配(內部)專業人員
佛教類	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救災中心(自發性的志工組織) 希望工程小組	無 (但與某些專業人士合作)	有	有	原有志工 搭配(外部)專業人員
	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	臨時編組 九二一國際佛光會救災中心	無 (但與某些專業人士合作)	有	有	原有志工 搭配(外部)專業人員
	法鼓山	專責單位 法鼓山 921 安心服務團	有	有	有	原有志工 長期訓練志工 搭配(外部)專業人員
寺廟類	臺北行天宮	臨時編組 (臨時)賑災小組	無	無	無	原有志工 臨時募集志工
	北港朝天宮	無	無	無	無	自發性志工
	大甲鎮瀾宮	無	無	無	無	自發性志工
	彰化南瑤宮	無	無	無	無	無
	高雄文化院	無	無	無	無	自發性志工
	臺中佛光山	無	無	位於災區內	無	自發性志工
	草屯雷藏寺	無	無	位於災區內	無	自發性志工
	草屯惠德宮	無	無	位於災區內	無	無
	草屯陳府將軍廟	無	無	位於災區內	無	無
南投碧山巖寺	無	無	位於災區內	無	自發性志工	

資料來源：相關文獻與田野調查。

表 3 各宗教團體之資源擴張情形

類別 宗教團體	有無活動擴張	有無組織擴張	有無經費擴張 (對外募款或信眾 捐款)	有無人員擴張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	有	有	有	有(神職與非神職人員)
天主教臺灣主教團	有	有	有	有(神職與非神職人員)
臺灣世界展望會	有	有	有	有(專業工作者與志工)
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有	有	有	有(在家與出家眾)
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	有	有	有	有(在家與出家眾)
法鼓山	有	有	有	有(在家與出家眾)
臺北行天宮	有	無	無(廟方提撥經費)	有(在家眾)
北港朝天宮	有(節日慰問與祈福)	無	無(廟方提撥經費)	無
大甲鎮瀾宮	有(節日慰問與祈福)	無	無(廟方提撥經費)	無
彰化南瑤宮	無	無	無(廟方提撥經費)	無
高雄文化院	無	無	無(廟方提撥經費)	無
臺中佛法山	無	無	無(廟方提撥經費)	無
草屯雷藏寺	有(固定災區慰訪)	無	有(信眾捐款)	有(在家與出家眾)
草屯惠德宮	無	無	無(廟方提撥經費)	無
草屯陳府將軍廟	無	無	無(廟方提撥經費)	無
南投碧山巖寺	無	無	無(廟方提撥經費)	無

資料來源：相關文獻與田野調查。

(二) 社會參與之變化

我們從前述資源擴張情形可以看出，佛教團體與基督宗教團體皆因長時期協助災區重建而有明顯的活動擴張情形。民間寺廟團體方面，只有少數往企業化、現代化方向發展的團體如行天宮、雷藏寺等，才有活動擴張的情形，不過其社會參與方式與內容並未因此有所變化。通常，這些有活動擴張情形的宗教團體都認為，九二一震災事件對其組織或社會參與方面有所影響；而其中，有些基督宗教與佛教團體在實際的社會參與內容上也有所變化。以下，就針對這幾個社會參與內容產生變化的宗教團體作一說明；對於社會參與之內容並未產生變化的民間寺廟，就不再說明。

1. 基督宗教團體

(1) 展望會開始從事平地的事工

臺灣世界展望會一向有其運作良好的制度與組織，在本次救災活動上，主要還是承續其以往的慈善活動方式。展望會以原鄉重建專案的方式，在中部災區五個地點成立中心，其中信義、和平與仁愛鄉是以原住民為受助對象，南投縣與臺中縣則是以服務平地災區為主。此外，這次因九二一地震而衍生山區土石流等後續災害，往往導致災區的交通斷絕，在此情況下居民往往有斷糧的危險。因此，展望會也發展出一個儲糧計劃，在災區一些易有土石流災害的偏遠地區設立儲糧點，目前共設立 12 個點。由於展望會認為這種儲糧計劃有其必要性，因此未來他們更希望在全省各個需要之處都成立儲糧點。在九二一震災之前，展望會在臺灣主要是從事原住民地區的服務；震災發生之後，其救助與服務的對象已不限於原住民地區，而是包括平地居民在內的整個中部災區，顯示其社會參與範圍因九二一震災而擴大。目前，展望會在災區的此一專案時間預定是三年；三年之後若有任何後續工作，將併入展望會原有的組織架構繼續運作。

(2) 帶給長老教會宣教的契機

長老教會在社會參與上，一直以醫療、教育以及對政治脈動的關心為主。在九二一震災過程中，長老教會全面動員其所屬教會與機構資源，陸續在中部受災區成立了 17 個關懷站。而在參與災區重建的過程中，長老教會發現關懷站的設立不但可以協助當地居民，在參與救災與重建的過程中，更幫助其省思教會要如何與社區建立關係，以及其過去在宣教方式與宣教意義上的限制：

他們（重建區的居民）過去對教會很陌生，但現在他們發現教會是他們社區的一個中心。在那個關懷站開幕的時候，11 個村都有派代表來，鄉長也去，村長也去，那我們就發現說這能夠真正關心、幫助他們。……九二一以前當地的教會和社區都有一個距離。……那個距離是宗教上的，「那是基督教的，我們不信基督教，我們也不去教堂」，九二一以後，他們不會分基督教，那是我們一個關懷的中心，活動中心，比較不一樣，而且這也是基督教宣教的時候要去突破，所以相對也帶給我們一種宣教的省思，讓教會把圍牆打開。因為你看當初宣教師來的是沒有圍牆的教會，慢慢我們建立的教會是有圍牆的，那種圍牆不只是看得見的圍牆，有時候是沒有看見的圍牆，你進到教會裡面，教會的用語你聽不懂，那你怎麼能夠去裡面做禮拜。（九二一關懷辦公室的主要負責人員）

長老教會在一九九九年原就有一個「二十一世紀新臺灣宣教運動」，在其思考如何「營造共同體，落實上帝國」之際，發生了九二一震災，在長老教會看來，這是「上帝給我們一個宣教的契機，總會透過在重建區設置『社區重建關懷站』，其目的是協助地方教會共同參與地震災後社區的重建。……總會期盼它為本教會二十一世紀的宣教建立一個永續性的社區參與模式的發展，讓長老教會各地方教會能真正的與在地社區成為生命共同體」（張德謙等 2000: 119）。長老教會把救災重建工作與宣教結合，讓教會與信仰真正走入社區，無疑是震災經驗對其社會參與方式的一種影響結果。至於關懷站在其預定運作的四年之後，是否能轉換成為當地社區的一個永久性組織，則要看關懷站運作所需的資源、與當地既有的教會組織權力結構之協調與方向上，是否能作有效的整合而定。

2. 佛教團體

戰後臺灣佛教深受印順法師「人間佛教」之思想的影響，佛光山、法鼓山、慈濟、靈鷲山、中臺山、香光寺，莫不積極投入人間社會的淨化、關懷、教育等工作。臺灣社會遭受九二一震災的劇變，原本就在世界各地從事救災工作的慈濟，當然義不容辭也投入救災的工作，而慈濟的救災工作屢為媒體報導，其吸納的社會資源更為可觀，自然也會引起其他佛教團體的仿效效應，而慈濟本身也特別因為投入學校的重建，而將其宗教影響力擴大到學校教育中（戴愛蓮 2001）。

(1) 法鼓山將緊急救難工作納入其社會參與的一環

法鼓山一向以心靈環保，建設人間淨土為其組織的任務，透過各種教育、文化、禪修活動的方式來推廣其理念。在急難救助方面，法鼓山過去只有金錢救濟，並沒有實地參與救難的經驗。雖然一開始法鼓山的救援重點，仍以募款、物資救濟、安置關懷為先；但是由於聖嚴法師已預見到，此種百年一次的大災害對人心可能造成的衝擊，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復原，所以認為應以「臺灣社會大眾的災後人心關懷與重建」為第二階段的救災方向，而把「人心重建」作為其長期的救援目標。因此，在民國八十八年十月起，法鼓山乃推動為期一年的「災後人心重建運動」，這恰好與其平時推動的「心靈環保」——落實「心」五四運動（四安、四要、四它、四感、四福），在目標上一致。法鼓山以成立「安心服務團」的方式，在災區設立四個安心服務站（南投、埔里、竹山、東

勢)，開始長期投入災區人心重建工作一段時間之後，就發現緊急救難系統在社會中的必須性與重要性；於是重新思考其組織的發展任務之後，便決定在組織中成立緊急救援系統。此外，法鼓山推動人心重建也需要長期的義工資源。這些「安心義工」們，一開始主要是從法鼓山原有的人力資源（福田會與基金會人員）招募而來，但是由於安心服務團主要致力於災民的心理重建工作，義工們比較需要有社工、心理輔導等專業背景。因此，在推動安心服務站的工作過程中，法鼓山的志工組織也因思考九二一震災事件，而有了較為完整的規劃與訓練策略。

(2) 慈濟對其它宗教團體的影響

由於認養了希望工程的重建工作，慈濟在這次九二一震災所動員的資源，居各宗教團體之冠。在訪問過程中，我們發現各宗教團體都會拿自己的救援情形與慈濟作一比較。大部分宗教團體，都會強調自己在救災方面的資源與經驗不如慈濟，所以只能依組織有限的資源盡力而為。有些宗教團體則明白表示，其組織發展目標將以慈濟為標準。這些現象的出現，一方面應是由於大眾媒體報導九二一震災方面的宗教團體新聞時焦點，都以慈濟為主；另一方面也是在救災過程中，各宗教團體與慈濟的互動經驗所致。慈濟方面的受訪者則認為，九二一震災不但讓社會真正認識到慈濟具有帶動整個社會參與慈善救助的力量，也讓慈濟人備感壓力，覺得要更加努力。顯見慈濟的社會參與方式已成為其他宗教團體的評比對象與標準，而慈濟本身也意識到自己的影響力。

(3) 慈濟對學校教育的積極參與

慈濟原本就注重教育，慈濟大學的創辦（前身為慈濟醫學院），是慈濟教育志業的開端，而由於參與希望工程之學校重建的工作，其觸角與影響更擴及小學，不僅希望工程的學校建築仿照靜思靜舍的形象（戴愛蓮 2001: 5），而且藉由慈濟教師聯誼會的組織，慈濟教師採用靜思語教學，推動小學裡的生命教育（李錯偉 2001; 李月娥 2002）以及社區教育活動（許淑燕 2001），已引起各方的探討。

五、結論

整體而言，就本研究範圍內宗教團體對九二一震災的救援情形以及其組織回應的過程來看，我們可以作出以下幾點之歸納：

(一) 災害發生初期，影響救援效率的因素，是救災經驗的有無、災區消息的掌握（傳媒）、人力的多寡。有救災經驗的宗教團體，在資源動員上相對而言比較迅速，而組織內的傳播網絡、志工資源等，也會影響其社會救援的成效。

(二) 重建階段，宗教團體救援之重點在於是否有系統化、策略性的救援體系之形成與相關專業人員之投入。

(三) 在結構面上，就宗教團體作為社會組織的一環來看，它提供的各種動員與一般社會團體並沒有太大差異，但是對於災害造成人們心靈創傷引起的苦痛，各宗教有其一套對災害、對受苦的系統化解釋，可以幫助人們重新建構其生命觀。這也是宗教團體在參與九二一震災過程中，在災後長期的重建階段所能協助災民的重要角色。

在臺灣地震史上，一九三五年中部地區也曾發生一次大規模的地震。根據文獻記載，當時死傷人數高達 15,255 人，房屋毀損達 61,685 棟，整個傷亡情況比九二一還要嚴重（森宣雄、吳瑞雲 1996: 18）。雖然如此，以當時的社會發展環境來看，其整個救災與重建情況都不如九二一震災，民間團體的動員力量不但沒有這麼大，也沒有如此多組織化的宗教團體參與救災工作，更沒有像希望工程這種大規模對學校的重建。另一方面，在對災害的社會學研究中，有學者指出，許多在受災環境中聚集的緊急救難團體在受災前是不存在的；它們的成立通常是暫時性的，但是它們的運作對回應整個受災前後的环境來說，可能是重要的。這些團體的性質，可能從宗教組織、救難團隊，再到臨時社區協調團體（Dynes & Quarantelli 1977: 23-49）。但是就參與臺灣九二一震災救援的宗教團體來說，此一解釋似乎無法完全合用。我們看到，在整個九二一震災的救援與漫漫重建過程中，有的宗教團體是運用其原有的組織架構去動員人力救災；有的宗教團體則因這次救援的經驗而調整其組織結構，將救難納入其組織未來在社會參與方面的重要任務；有的宗教團體，則是擴大其社會參與的範圍；也就是說，這些宗教團體無論在原有組織或新增救難單位方面，並不因緊急救援工作告一段落而消失。此外，援助九二一震災的經驗，似乎也有助於這些宗教團體的社會發展以及社會參與。

我們看到，援救九二一震災的這些宗教團體之表現，既不同於一九三五年大地震的情況，也不同於西方學者的研究解釋。這些參與九二一震災的宗教團體，有的組織發展已經很成熟，而且以非營利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的

方式參與社會，做了許多事情。以本文中的佛教團體為例，如慈濟功德會在一九八〇年成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之後，便逐年明確發展其慈善、醫療、文化、教育四大志業；佛光山在一九九一年成立「中華佛光協會」（後於一九九二年更名為「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除了提倡人間佛教之外，也長期舉辦各種社會文化教育活動，並從事慈善公益；而法鼓山於一九九二年成立文教基金會，以推廣佛教學術、文化、教育等為其活動目標。此外，在家人（信徒）在這些宗教團體的組織發展上，也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在現代社會中，宗教團體與非營利組織結合在一起的方式，已使得整個社會的宗教生態不同於前。這種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的宗教生態差異，在遇到如九二一這種全國性的災害事件時更加明顯。我們看到，民間信仰的香火雖然依舊興盛，但是它固著的地域性特徵，造成其在社會救援工作上的動員網絡、資源、持久性（*durability*）方面，似乎都不及新興的現代佛教團體如慈濟、佛光山、法鼓山，以及專業化程度較高的基督宗教團體。

此外，我們還看到這些宗教團體在參與震災重建工作一段時間之後，或是在其組織任務上又作了一些調整，或是擴展其活動範圍。這一現象似乎在告訴我們，這些當代的宗教團體似乎更能結合新的時代趨勢，以更多元化的角色與功能來適應社會變遷以及更多元化的社會需求，而這也是傳統社會的宗教團體所沒有的功能。我們可以說，這些宗教團體在面對大型災難以及範圍較廣的社會性議題時，比較能夠面對、處理、因應，以及持續發展，比傳統民間信仰的宗教團體，更具有功能上的適應性（*functional adaptability*）。基本上，這些宗教團體的共同特徵包括：理性化的制度、系統性的教義、長時期的組織基礎（基金會等非營利組織）。

九二一震災的宗教現象讓我們看到，一方面，這些宗教團體在組織發展模式、社會參與方向及資源動員方面的同質化現象，更加明朗——此種同質化現象，將升高其在傳教方面的競爭性；另一方面，各個宗教團體也勢必要更加強其團體的獨特性，以期吸引或留住信徒。此種宗教生態，正呼應了彼得·柏格（*Peter Berger*）所言，多元化的社會環境是一種競爭的市場環境，宗教活動受限於市場經濟邏輯的支配，消費者（廣大的信徒）的需求，將決定宗教的訴求內容。此種消費者壓力，將促使宗教團體制定的宗教內容趨於標準化（*standardization*）；同時為了保持競爭力，宗教團體也必須發展出屬於自己的特色（方法之一就是強調自己的信仰之傳統根基），即朝邊際分化（*marginal*

differentiation) 發展，才能與其他宗教團體有所區隔 (Berger 1967: 138-149)。這種「異中求同，同中求異」的宗教生態，似乎是宗教團體在現代社會生存與發展所必須持續面臨並解決的一大課題。

引用書目

天主教草屯第一社區家庭支援中心

2000 草屯鎮第一社區家庭支援中心期中評鑑報告，2000年4月。未出版。

2000 草屯鎮第一社區家庭支援中心工作績效自我評鑑報告，2000年8月。未出版。

行天宮

1999 行天宮通訊（行天宮公益志業賑災實錄），第47期，1999年10月1日。臺北：財團法人臺北市行天宮。

江淑文

2000 九二一震災中的臺灣基督長老教會(一)。臺灣宗教學會通訊4: 90-93。

全國民間災後重建聯盟

2000 九二一震災捐款監督報告書，2000年7月。

李月娥

2002 慈濟教師應用靜思語教學實施生命教育之質性研究——以臺北市一所國民小學為例。臺北市立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摘要，參見「全國碩博士論文摘要檢索系統」。

李鐸偉

2001 慈濟精神對慈濟教師生涯發展之影響研究——以臺北市國小慈濟教師為例。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碩士論文摘要，參見「全國碩博士論文摘要檢索系統」。

林美容

1995a 臺灣本土佛教的傳統與變遷——巖仔的調查研究。刊於第一屆臺灣本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師大文學院編，頁701-722。臺北：師大文學院。

1995b 從南部地區的「巖仔」來看臺灣的民間佛教。思與言33(2): 1-40。

1996a 從民間信仰看慈濟。刊於臺灣文化與歷史的重構，林美容著，頁198-204。臺北：前衛。

1996b 臺灣的巖仔與觀音信仰。刊於臺灣佛教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楊惠南、釋宏印編，頁177-193。臺北：佛教青年文教基金會。

法鼓山文教基金會

2000 法鼓山「九二一安心服務團」成果報告（民國八十八年十月十日誌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十五日）。未出版。

2000 人心重建法鼓山的任務（法鼓山九二一震災週年紀實），2000年9月。

南投縣建設發展基金會 編

2000 大割裂：哭泣的心臟。

黃肇新

2000a 宗教團體與社區服務：臺灣基督長老教會九二一社區重建關懷體系案例。發表於第二屆「宗教與行政」學術研討會，內政部、真理大學宗教系主辦，2000年10月21日，臺北淡水。

2000b 上帝、天使、但以理與災難之城。刊於安定在祢，黃昭文、江淑文編，頁234-237。臺南：人光出版社。

陳幼嫩

- 2002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九二一社區重建關懷站與南投縣政府在災後重建社會福利合作關係之研究。東海大學社工系碩士論文。

許淑燕

- 2001 文化脈絡中的社會行動——慈濟教聯會之社區教育個案研究。國立花蓮師範學院多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摘要，參見「全國碩博士論文摘要檢索系統」。

張德謙、林芳仲、黃肇新

- 2000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九二一社區重建關懷站事工報告。

曾昌發

- 2000 上帝與受苦者同負重擔：九二一震災的省思。刊於安定在祢，黃昭文、江淑文編，頁227-233。臺南：人光出版社。

森宣雄、吳瑞雲

- 1999 臺灣大地震：1935年中部大震災紀實。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國際佛光會 編

- 1999a 國際佛光會會員手冊，1999年9月。再版。

- 1999b 九二一國際佛光會震災實錄。臺北縣三重：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慈濟文化志業中心

- 1999a 證嚴法師的慈濟世界，1989年4月。

- 1999b 佛教慈濟基金會簡介，1999年5月。

- 1999c 震盪中的人間至情，卷一與卷二，1999年11月與12月。

聖嚴法師

- 1999 臺灣，加油。臺北：法鼓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廖修三

- 1999 賑災札記。未出版。

- 2000 天主教九二一賑災年度報告，2000年9月。未出版。

臺灣世界展望會

- 1999 1999年度報告，2000年1月。

- 2000 南投中心2001年度計劃書，未出版。

- 2000 展望會訊，第105期，2000年4月。

- 2000 重建原鄉，第1、2、3、4期，2000年1月至4月。

- 2000 原鄉重建儲糧報告表，2000年6月，未出版。

- 2000 重建原鄉：921週年紀念專刊，2000年9月。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

- 1999 救災行動。臺灣教會公報，第2483期，1999年10月3日，第4版。

- 2000a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九二一震災重建報告書，2000年4月。

- 2000b 安定在祢，2000年9月。

鄭志明

- 2000 楊贊儒與聖德道場。刊於當代新興宗教：修行團體篇，鄭志明著，頁137-190。嘉義：南華大學宗教研究中心。

戴愛蓮

2001 「希望工程」：佛教慈濟基金會九二一災區學校重建工作。發表於九二一震災與社會文化重建研討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主辦，臺北南港，9月17-19日。

簡鴻模

2000 九二一震災中的天主教。刊於臺灣宗教學會通訊4: 62-74。

釋見暉

2001 以香光尼僧團「伽耶山基金會」為例看九二一震災佛教之救援。發表於九二一震災與社會文化重建研討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主辦，9月17-19日，臺北南港。

「臺灣世界展望會專案計劃」：「詳細專案內容」

<http://www2.worldvision.org.tw/Project.asp?AIM=>。

「行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首頁

<http://921erc.gov.tw/>。

「災難：從發生到復原 心理衛生專業人員工作手冊」(Disaster Response and Recovery: A Handbook for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s)電子書首頁

<http://www.yam.com/921/care/MPH.htm>

「災難創傷與災後協談」

<http://www.cgmh.com.tw/intr/intr2/c3360/PTSD-prof3.htm>

3月30日慈濟基金會希望工程進度表

<http://www.tzuchi.net/HopeProject.nsf/HopeProject?OpenFrameSet>。

佛光山「九二一大地震賑災實錄摘要」

<http://yan.blia.org.tw/home-1.htm>。

教育部「九二一地震受災國中小已經民間單位認養名單」

<http://www.edu.tw/921/921b/921b2.htm>。

慈濟九二一「安身計劃」

<http://www.tzuchi.net/921report.nsf/PleaceMind?OpenFrameSet>

<http://www.tzuchi.net/921report.nsf/PleaceMind?OpenFrameSet>

Berger, Peter

1967 *The Sacred Canopy: Elements of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Religion*. NY: Anchor Books.

Dynes, Russell R. and E. L. Quarantelli

1977 Response to Social Crisis and Disaster.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 23-49.

Dynes, Russell R., E. L. Quarantelli and Dennis Wenger

1990 *Individual and Organizational Response to the 1985 Earthquake in Mexico City*. Mexico. University of Delaware.

Erikson, K.T.

1976 *Everything in Its Path: Destruction of Community in the Buffalo Creek Flood*.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Quarantelli, E. L., ed.

1978 *Disasters: Theory and Research*. SAGE publications Inc.

The Social Rescue Activities of Taiwanese Religious Groups and Their Organizational Change after the Disaster of the 921 Earthquake

Mei-rong Lin and Shu-chuan Chen

Abstract

Religious groups played a very crucial role in the immediate rescue and the reconstruction work in the damaged areas after the strong earthquake that occurred on September 21 of 1999. The experience of their engagement in putting up all sorts of resources for social rescue activities might have influenced their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r have made some changes in their direction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What have they done and how have they organized themselves under such tremendous works of reconstruction?

Because these organizations responded to this unexpected disaster, the question arises: did their organizations change in some ways along with their non-religious practices in meeting with the great needs of the society? These are the two issues to be explored in this paper.

All three types of religious groups, including Christianity, Buddhism, and folk religion, responded to the emergent needs, such as providing meals, sleeping bags, tents, and goods for everyday use. They also gave temporary medical care, or simply were there to help around with the people whose family members were wounded or dead after the earthquake. It is also very natural that they offered religious practices such as “shock taking-back” and “area purification with magic water” in order to meet the psychological needs of people in dealing with their experiences of the horrible scenes and their sorrow for the dead. During the period of relocation, most efforts were put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temporary housing for which the Christian and Buddhist groups took up much of the task. For the period of reconstruction, many schools, temples, and churches were rebuilt and repaired. A lot of work was also done on children’s care and restoration of people’s ordinary life, while more delicate work went into mental reconstruction, such as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value of life. The variation between different religious groups is rather conspicuous for this period. Christian groups focused more on care for minority groups, such as aborigines, women, and children, while the Buddhist groups focused more on concrete reconstruction of the damaged area, while the folk religions focused more on personal visits and communal rituals for wellbeing.

Based on two years of investigation into the activities of social rescue for which different types of religious groups participated, we observe some changes and adjustmen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se religious groups and the pattern of their social engagement. The disaster provoked a great deal of social needs which seem to homogenize the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the pattern of resource recruiting, and the direction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of these religious groups. This tendency at homogenization might cause some tension on preaching among these religious groups. In addition, it is observed that the Buddhist groups and Christian groups gained more functional adaptability than folk religion did.

Keywords: September Twenty-first, Religious Groups, Social Support,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Disaster